



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載記類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曄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曄所述雖傷曼衍而詞頗豐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時加於己范蠡占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有騰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晝六陽晝三有元武天空天闕天梁天一神光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會至於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閒釋官雜記之體徐天祐以為不類漢文是以馬班史法求之非其倫也

天祐注於事迹異同頗有考證其中如季孫
使越子期私與吳為市之類雖猶有未及詳
辨者而原書失實之處能糾正者為多其旁
核眾說不徇本書猶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之
遺意焉

按徐天祐序謂汜梁劉侯屬其考訂爰為

刊正疑謬復為之音注并攷其傳記同異者附

見于下末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而提要

乃據卷尾題識四人謂不知序出誰手殆所見

之本徐序固有佚文身 甲辰端五夜 瓶生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
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
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
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
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
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
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
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

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

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

繁唐志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

缺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

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

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

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

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

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

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

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

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

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

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

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

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

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

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

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
實哉擘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
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
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
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
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訛
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
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

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
克昌世六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
序

序終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
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
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
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擘又越人手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

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

姓封郟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郟郟國在京北武為帝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郟同

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

若為人所感後姙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

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天

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

者折折疑當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復棄

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復

置于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

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

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

黍禾菜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

濫遂遂疑當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

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

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

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遭夏氏世衰失

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

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

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

僕皇僕子老弗若弗子毀喻世本喻作喻毀

喻子公非公非子高圍高圍子亞圍世本作

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

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

皆作父甫父通自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

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

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

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

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

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

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

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

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

也王季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

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

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

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嚙
瑞丹書入于艷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
多不載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

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

也越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勾吳太伯曰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

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

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

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

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

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

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

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

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

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此諸侯為伯猶召公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

分陝謂之召伯也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

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而

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

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

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仲雍立是為吳仲

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

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

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

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

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甲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畢

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

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

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

卷之五 禮樂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

夢已下

壽朝周適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

鍾離之會吳始與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

適吳以為

朝會而國斯霸焉

春秋卷之二十一

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適吳以為

卷之二十一

子靈

三

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

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

賓客之禮籍以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敗吳

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

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

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

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祭側次曰餘昧昧莫次曰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

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

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

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

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

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

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

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

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

適通作嫡正出也

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

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

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

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

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

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

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

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

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

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季

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

曹公卒。

宣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也。

公子欣時也與負芻

皆宣公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

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及自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

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

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

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

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

閻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閻殺餘

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

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

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

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以効不恨

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

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白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

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

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

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

為楚所獲亦曰餘皇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

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

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

子胥者楚人也名真音真父奢兄尚其前名

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
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
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
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
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
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
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
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遂霸天下威伏諸

天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

內在城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

之清音絲竹之淒啾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被氣也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

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郎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忌亦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

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

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

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

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寃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九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

決

決。謂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

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

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

是天。裕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

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

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

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

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

也書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

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

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

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尋得當作尋，四尺曰尋，倍曰千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畱。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篋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固有識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

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

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

媚。乃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鱗

專諸者。堂邑

吳地

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碓頰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各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各。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

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取楚夫人與

其實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

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

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

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伍子胥謂白

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

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曰平王卒吾志不

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

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

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使公子蓋餘燭備

左傳蓋作掩備作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

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

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

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

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

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

僚可殺也。毋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左傳作堀室
史記作窟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棗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累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胷。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軼，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雨，軼註：軼謂兩轆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轂者為轆。穀才之小穿容轆者為軼。此言立戟交軼，謂戟之立如軼之。

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

吳越春秋卷三
二十四
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
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
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
徐燭庸奔鍾吾
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
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
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

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

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容禮

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

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

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

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與

霸成主，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立蛇門者，以象

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

立蛇門者，以象

地戶也。

地戶為地

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

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

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卽山作冶。麻經姦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鏐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
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誰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
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
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
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
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

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曾。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俱作伯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

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

郤當作郤詳此書似以伯

州犁郤宛爲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郊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則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

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郤宛非也事平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遥切而

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

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死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舍。無忌

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郤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柰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

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

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詰責恨怒

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疑當作被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

蔚蔚作鬱懣懣當懣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粹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摔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者。占疑當作規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

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

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

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摔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

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

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

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

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切兵器所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其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

自操。拖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

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

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

鈇。斧也。鑕。鐵權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

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

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

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

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

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

受之。孫子復搥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

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
 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犇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與卻宛而三外為鄰國所笑。且郟郟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
 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
 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
 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
 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
 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題湊，棺木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
 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
 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吳越春秋

三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而皆作胡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元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董之山。

已令今字當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

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董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涓若耶而

取銅破董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

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

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

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

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

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盧。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

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

潛作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

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

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檣里。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伐

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
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馮里左傳
史記俱作馮李馮音醉杜預
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
字子囊其孫名瓦

字子常此當言公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
之間杜預曰豫章漢

東江比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
名在江南北則在北者上地之名按宋武帝

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
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

郡名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

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為

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
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

據為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

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

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

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

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

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

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爽駿馬也。成音肅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音肅亦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

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

大夫之子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

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使其子乾為質於吳。

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

淮內，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

別山至於大別山社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三不利自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

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

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

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

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

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

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滋五戰徑至於

郢王追追當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

切楚姓平出河淮河水出崑崙與淮同杜預曰淮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鄢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蕩蕩渠三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玉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

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

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暮宿羣盜攻

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竹王孫由于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鄭音云江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

也松滋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實當

保作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

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

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

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玉王聞之得免

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

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

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劈裂裳裹膝

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相公

按申包胥求救乃秦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也大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相公相當夫驚楚有賢臣如

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

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

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

王其取分扶問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

亡君之士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

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

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

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

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問兵伐唐

滅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滌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于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
 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赤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

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駟陵之敗任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及子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

善辛受梁敬申包胥以奉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魯人同極交亂四國共是之謂粵聽言

者可以樂師庖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

蓋矣州犂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斃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之

曲以暢暢當傷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怵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音疾慄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襲。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間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門曰破

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

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滌女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

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

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

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夫差日夜

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

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

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

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

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

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

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

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

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

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旦食鮒山越絕作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斯止闔閭之霸時於

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

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歲

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亡臣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間釐也棘蘇五邑之

役與庸浦畢舟鵠岸房鍾州來楚懼吳兵復

往乃去郢徙于蔦若蔦若字誤當作都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繫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

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繫闔廬字夫差兄史以

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按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都

音若服虔曰楚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

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春秋閔閔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

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

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

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郟不敢陳戰

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

九年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傲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

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比伐齊十二年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

不救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

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眾

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

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

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

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

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

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

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

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

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鮑氏鮑牧也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

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

鮑晏

鮑叔牙晏嬰

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

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

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

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

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

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罷

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

破魯以廣齊。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

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臣作恣者是

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卻卻

與隙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

爭疆。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義存亡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

暴齊而威疆。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

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

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

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

下文弔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

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

之。子貢傳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

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

鼈見矣。國語作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

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

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

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

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

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

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

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

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

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

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

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矣。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愷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內引。讒人益

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

為墟。葬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

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

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

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

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

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

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

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

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

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

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

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

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

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會。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鑿。音歷甬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

鑿音歷甬屬 鑿。出音吳。刀名。鑿。鑿山。殖。吾宮牆。流水湯湯。音商

流貌 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

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

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

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

服。朝諸侯也。兩鑿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

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檣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第。越絕長城公第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

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

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鏹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殂。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

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

但爲盲僮。

越絕盲作甬僮作當者是

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齎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

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癘。疽。右禾切。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

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爲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乂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三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地齊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旣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

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

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

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

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

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

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

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

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

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

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

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

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

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

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

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

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子胥傳吾

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是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吳王乃取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

夷鴟夷槩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

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

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

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

吳王復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為

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

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

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

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

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

後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袷。袷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

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顰蹙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罔其旁。閻忽罔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觀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

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

七十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入五湖之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

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

秣馬食音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所鑄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望之

若茶周禮望而抵之欲其茶白也註韋葦遠

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

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

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

也。盡力不肯長第。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

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

得事君。命命字當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

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

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素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也。竟陵縣

陳北今荆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

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

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

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

國語

表作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於楚。又不恭王

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

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開下沂逆流而上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

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

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已上所記

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

子友之諫國語不載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

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

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

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

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甬東東

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吾與君

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

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

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

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

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

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越一，再

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社稷，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

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年。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

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曾

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

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

得火食，走倥偬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

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

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

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

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

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

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相事世須更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

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
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
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塋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救越。為大過。種也。無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乃失辭乎。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
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伏
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
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
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
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
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

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囚

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國語組字組以鼻吾目。恐其不蔽。上有結字。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

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舍冢在猶亭西里索隱曰

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

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

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

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

何以知其非子貢一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

之霸越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

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戰未必盡

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

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

也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何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五時諸冢墓如巫臣要

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家何

也

吳越春秋夫舍內傳第五

國

五原

